



小企鵝历险记

[日本]乾富子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日本〕乾 富 子

小企鵝历险记

周 維 权 譯

司 馬 宗 杰 校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露露和凱凱是一对可爱的小企鵝。他們在冰天雪地的南極出世後碰到了許多驚險的事情：他們曾經登上漂流的冰山，幾乎回不了家，幸而碰到一條好心的鯨魚才載着他們回來。但在半路上又遇到凶惡的海豹，虧得露露機智地引開了海豹才脫了險。可是，經過幾次冒險以後，露露變得驕傲起來了。最後，企鵝老師以英勇忘我的行動感化了露露，使他變成一头機智、勇敢，同时又謙虛、樸實、熱愛同伴的好企鵝。

乾 富 子

ナカイヘンノ話

麥 出 版 社

小 企 鵝 歷 險 記

乾 富 子 著

周 維 枚 譯

司 馬 宗 杰 校

李 痕 裝 幀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3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號：譯2042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2 5/14 字數 389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7000 定價(3) 0.15 元

第 一 章

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島上，有一个企鵝媽媽。她在孵着兩個企鵝蛋。

有一天，可怕的暴风雪来了。几乎使人睜不开眼睛的暴风，呼呼地刮得雪粉滿天飞舞。

企鵝媽媽在风雪中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她肚子底下的兩個蛋，正在温温暖暖地給孵着。企鵝媽媽如果离开这里躲开，蛋不是要受冷了嗎？那么，蛋里面的小宝宝不是也要冻死了嗎？

企鵝媽媽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暴风雪停了。

企鵝媽媽从雪底下，扑托露出臉来。企鵝媽媽平安无事了；企鵝媽媽肚子底下的兩個蛋也平安无事了。

*

*

*

日子慢慢地过去了。

过了十天、二十天、一个月…… 企鵝媽媽还是一动不动地

站着。

不知到哪一天，企鵝小宝宝才能从媽媽肚子底下那两个硬蛋壳里露出臉来呢。

企鵝爸爸嘴里衔着企鵝媽媽爱吃的小紅蝦，从海里回来了。

企鵝爸爸用脚扒开了企鵝媽媽身旁积着的大雪堆，說：

“海里的冰差不多都裂开啦。孩子們想必也快要开眼出壳了吧。”

*

*

*

有一天早晨，企鵝媽媽心里一惊，因为她的肚子底下响起了很小很小的声音。

咯……咯……咯……咯……

蛋壳里的小宝宝，终于啄起蛋壳来了。

企鵝媽媽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。

右面的那个蛋，卡嚓一声裂开一条缝，一张可爱的鳥嘴伸出来了。

接着，总以为那灰蓬蓬的头也要鑽出来了，想不到这个小宝宝啊采一声，打了个喷嚏。

“蛋外面好冷呀！可是，我又不能不出来呀！”

小宝宝張开了翅膀。之后，在他肚子底下弯屈着的小脚，也渐渐地摆动起来了。

企鵝媽媽想用嘴尖帮助孩子站起来。企鵝小宝宝却說：

“不要帮忙，我自己会站起来的！”

“你看，这孩子多么强壮？”企鵝爸爸微微地笑了。

小宝宝用力伸直橘紅色的小脚，终于站起来了。他啊采一声，又打了个喷嚏。

冰雪的原野上，刮着寒冷的狂风。

企鵝小宝宝伸直了两条腿，神气活现地站在狂风中。

“你看，真是个可爱活泼的小宝宝。”企鵝媽媽也微笑了。

*

*

*

另外的一个企鵝蛋，似乎很不容易裂开来。

咯……咯……咯……咯……

小宝宝在里面啄着蛋壳，也许是蛋壳太硬了吧。

中午时，这边的一个蛋也终于裂开了一条缝。

看到一张可爱的鸟嘴闪了闪，又马上缩进去了。

“蛋的外面实在太冷啦！”那个企鵝小宝宝觉得冷，连忙缩进蛋壳里去了。

“怎么啦，小宝宝，出来吧！”企鵝媽媽吃惊地呼唤起来了。可是孩子没有回答。

“出来吧，外面真亮呀！”企鵝爸爸呼唤了。可是孩子还是不回答。

“快出来呀，外面真宽阔呵！”这回是刚从另一个蛋里出来的小哥哥在呼唤了。

“我不高兴呢，外面实在太冷啦！”小小的声音在蛋里面回答。

“哎呀，真是個怕冷的小寶寶。”

企鵝媽媽微笑了；企鵝爸爸也微笑了。他倆心里在想，擠在蛋里面的這個怕冷的小寶寶，過會兒就要把臉露出來了吧。

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在考慮給兩個孩子取名字了。

企鵝的孩子們有了名字了。

從右邊蛋里孵出來的哥哥叫露露；從左邊蛋里孵出來的弟弟叫凱凱。“露露”用企鵝的話來說，就是“愛打噴嚏的小寶寶”；“凱凱”用企鵝的話來說，就是“最怕冷的小寶寶”。

每天，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從海里銜來滿口的小紅蝦，喂給兩個小寶寶吃。

但是，饑嘴的露露和凱凱還是老感到肚子餓。

有一天，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到海里去了，小弟弟凱凱張着大嘴巴，哭嚷起來：

“肚子餓啦，我要吃東西……呀！我要吃東西呀……”

小哥哥露露也餓慌了。

今天從早晨起，海那邊就發出了吵鬧的聲音。

再說爸爸和媽媽到海邊去了，也不象平日那樣馬上就回家來。

海邊上大概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吧。露露心里想着，就滴溜溜地轉着眼珠說：

“噯，我們自己到外面去找食物吃，好不好？”

凱凱听了大吃一惊，停住了哭声，說：

“爸爸不是說过，我們还小，不准到外面去嗎！”

“这話是不錯。因为你哭了，我才这样說着玩的呀！”

露露生气了，在凱凱的脚上重重地踏了一脚。小凱凱撅起嘴巴象要哭出来，可还是默默地忍受着，对哥哥瞪着白眼。

海邊上的吵鬧声越来越大了。

爸爸和媽媽不知在那里干什么。

小凱凱可憐地唏噓唏噓嗚咽着，后来哭累了，就睡着了。

“讓我自己單獨出去看看吧。”

露露打定主意，向雪地里走去了。

*

*

*

露露向四周望望。廣闊无际的冰原上，除了他自己，誰也看不見。

銀光燦爛的冰原，看得露露眼花撩亂，啊采一声，又打了个噴嚏。

露露还没有企鵝爸爸那件温暖的黑上衣；也沒有企鵝媽媽那根輕飄飄的白腰帶；他只有稀稀落落几根軟軟的灰羽毛盖在身上。

“外面好冷呀！可是我一定要独个儿跑去看一看！”

露露鼓起勇气，跨开脚步走去了。在冰冻的雪原上走路，脚底下滑溜溜的很难走。

露露就把肚子贴在冰上，沙的一下試着溜起冰来了。

滑得真巧妙啊。

象爸爸和媽媽一樣，露露也會溜冰了。

露露把翅膀、腳和身體緊縮成一團，象雪橇一樣，用肚皮沙沙地溜着冰玩。

“溜得好極了。下次讓我來教會凱凱。”

露露神氣活潑地翹起嘴巴，仰望着天空，在冰地上溜着冰轉圈子。身子漸漸地暖和起來，露露連肚子餓也忘記了。

這時候，在露露頭頂上唰地掠過一團黑影，向下面落了下來。

一只白翅膀的海鷗，對准露露猛撲過來。

海鷗的黃眼睛，露出亮閃閃的光芒。露露害怕起來了。

他就在冰原上沒命地逃跑。

“不要逃，企鵝小子。我要吃掉你啦！”海鷗說。

“我不高興。我難道是給你吃的嗎？”

露露就使出他那副得意的溜冰本領，猛地逃跑了。

聽到可怕的海鷗拍着翅膀向他追來，露露吓得頭上的毛髮都根根豎起來了。但是，他沒有想停止不逃。

冰原上，可以躲身的樹木岩石，什麼也沒有。

但是到處有一個個深深的冰窟張開了大口。露露要是跳到一个冰窟里去，海鷗不是追不到他了嗎。可是，誰知道冰窟里又有什么可怕的东西隱藏着啊。

“嘿，嘿，企鵝小子。我要吃掉你啦！”

露露的脖子被海鷗冷冷的爪子嚓地抓了一下。

露露下定決心，扑托一聲，忙向冰窟里跳進去了。

*

*

*

露露得救了。雖然海鷗在冰窟的洞口上空，懊喪地飛旋着找尋，但是已經不能捉住露露了。

海鷗發着怒，嘰嘰地叫着飛走了。

露露偷偷地睜開眼睛。在他的身旁，有一位企鵝老婆婆。

“可惡的海鷗已經飛走啦。小寶寶，你是誰家的孩子呀？”企鵝老婆婆從眼鏡白框子邊緣上，用老花眼睛盯住露露問。

露露想要回答，卻情不自禁地啊采一聲，又打起噴嚏來了。冰窟內，光綫暗淡，而且非常寒冷。

“我的名字叫露露。”

“哈哈，原來是愛打噴嚏的露露小寶寶嗎？”企鵝老婆婆說着笑出聲來了。

“象你那樣的小東西，在外面東蕩西逛還太早呢。好吧，趁那個海鷗沒有趕來之前，快快回家去吧。不過，聽說今天有‘人類’的捕鯨船要駛到這裡來，大家正在為這事情吵鬧着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”

企鵝老婆婆說的話，露露一句也不懂。

“人……類……是什麼意思呀？”露露自言自語地說。

“哎呀，你这小娃娃，真是什麼也不懂……”

企鵝老婆婆好象非得把事情一五一十講給這個小孩子聽不

可似的，搖頭擺尾地講起來了。

*

*

*

“小寶寶，我说的话你要听着，好好記住。近來一些年輕企鵝都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。可是我說的是真話。叫作‘人類’的东西，听說真不知有多么可怕呵！”

企鵝老婆婆用令人战栗的声音叙述起来了。眼睛紅紅的，象憤怒的火焰在燃燒。这使露露感觉到，企鵝老婆婆似乎比“人類”还要可怕。

“很早很早以前，我还象你那样的时候，叫作‘人類’的东西，第一次来到了南极。

“最初来的，全是些极好的‘人類’。我們大家都还高高兴兴地去欢迎这些用兩条腿站着的‘好同伴’呢。

“‘人類’就在冰原上搭起了奇怪的帳篷，到晚上，就在里面睡觉。早晨他們一露臉，我們为了向他們說‘早安’，还特意走上前去呢。我們把头点点說：‘早安！’想不到才起身的‘人類’竟也眨眨眼睛，笑着說：‘早安！’也向我們点点头呢。”

露露对企鵝老婆婆的话发生了兴趣，高兴得格格格地笑出声来了。

“小寶寶，別笑，听我說下去。最初来的‘人類’回去了，正当我們快要忘掉‘人類’的时候，誰知又有一批‘人類’来到附近的島上了。

“我們为了去向客人們說‘早安’，又兴高采烈地拥向他們身

旁，誰知道那班家伙拿起棒子似的東西，舉起在眼睛前面，‘碰！碰！’地發出了可怕的聲音。我的祖父就卜篤倒在冰原上了。就這樣，祖父再也不能復活了。而且，可怕的‘人類’把我們企鵝的屍體集中起來，拿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听說是拿去熬油呢。我的祖父的屍體也被拿去了。在倒霉的日子里，有時一天竟被他們打死三千頭企鵝呢！和我最最要好的表兄弟，也在这時候被他們打死了，拿去了……”

企鵝老婆婆說得傷心，哭了起來。

露露對叫作“人類”的東西，真的害怕起來了。

“老婆婆，我現在想回家去了。你說，‘人類’會不會把我也打死？”露露問企鵝老婆婆。

“不會的。如今‘人類’不再打死我們企鵝了。‘人類’已把注意力轉移到那身上有許多油脂的、身體龐大的可憐的鯨魚身上去啦。可是呀，露露小寶寶，說不定‘人類’在什麼時候，又會突然殺死我們的。因為‘人類’心里在想的事情，我們是不知道的呀！”

露露向住在冰窟里的孤苦伶仃的企鵝老婆婆告了別，就要回家去了。

企鵝老婆婆告訴露露怎樣從扶梯走出洞後，露露就急急忙忙地離開冰窟了。

這時候，在海灘边上露露的爸爸媽媽恰好含着滿口小紅蝦，

正急急忙忙要回家去喂孩子。

捕鯨魚的季節終於從今天開始了。“人類”的捕鯨船今年也已經來到了南極的消息，一清早就在這個島上傳開了。

多嘴多舌的海燕，正在談論這件事，這消息就被一位耳尖眼快的企鵝聽到了。

一位年輕的企鵝姑娘說：

“這些‘人類’，反正對我們不會干出壞事來的，管它來多少，放心好了！”

一位企鵝老伯伯卻說：

“不，不，‘人類’是很不好的呀！你們不是看到，善良的鯨魚哥哥在海里東躲西逃嗎？你們不是也知道，鯨魚爸爸被殺了，他的兒子哭得多么傷心嗎？”

“對的，對的。雖然現在‘人類’不殺害我們，在從前，不是殺死了很多企鵝，还把屍體拿去熬油嗎？”這回說話的是另一位青年企鵝。

就這樣，喜愛議論的企鵝們，從早晨起就聚集在海岸上，紛紛地講個不完。他們議論了一番，跳進海里去飽吃一頓小紅蝦，接着，為了消化掉肚中飽飽的食物，又繼續議論下去。

小企鵝露露和凱凱剛才在家里聽到海邊吵鬧萬分，原來就是這些成年企鵝爭論的聲音。

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心里很焦急，恨不得馬上拿了食物回家去，好喂給露露和凱凱吃。

可是，廣闊的海岸上，聚集着几百只企鵝，不，有几千只企鵝。他們大家都在向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說話：

“你把‘人類’當作什麼東西呀？”

“你把‘人類’當作什麼東西呀？”

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嘴里含着滿口小紅蝦，人家問他倆的話，他們實在很難開口回答。然而對方却以為他倆是輕視自己，就氣憤憤地說：

“啊喲喲，你們倒是偉大呀！好吧，就看你們去盡量享受‘人類’的愛吧！”

企鵝爸爸被這麼一譏笑，无可奈何地只得嚙嚙一口將含在嘴里的小紅蝦吞下肚去，說：

“不，說實話，我是……”

那個剛才問話的企鵝，不等企鵝爸爸把話說完，就又轉向別的企鵝說：

“怎麼樣？你的意見認為……”

這樣一來，企鵝爸爸為了要取喂給露露和凱凱吃的小紅蝦，真不知有多少次吃了再取，取了再吃，反復地到海里去。

不知哪里來了一位企鵝夫人，也向企鵝媽媽說話：

“哎喲，可真叫人恨死啦！去年來的捕鯨船上的‘人類’，把我姊姊的一個孩子抓了去，就沒有放他回來。是我姊姊不在家時，把那孩子抓了去的！”

企鵝媽媽一听這話，臉色發青了。

她想，要是我們不在家，露露和凱凱也被“人類”搶去，那該怎麼辦呢……

企鵝媽媽一把推开那位肥胖的企鵝夫人，惊慌失神地向家里奔去了。

企鵝媽媽好象发了瘋，用力推开还想来和她說話的許多企鵝，慌慌忙忙地向冰原上奔去。

企鵝爸爸也从后面追上来。

亲爱的小讀者，請你們想想看，当这对企鵝夫妇远远望見了家中小凱凱的灰色背脊，他們該多么放心呀！

企鵝媽媽想：

“总算还好，小宝宝们都平安着呢。”

可是走进屋子一看，只有小弟弟凱凱在家，却看不見露露的影子。

“哥哥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露露怎么不見了呀？”

企鵝爸爸和企鵝媽媽把睡着的凱凱推醒了問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睡着时，哥哥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”凱凱撅起嘴巴，想哭似地回答。

“啊呀，我要是早一点回来，那就……”

企鵝媽媽难过得用翅膀掩住了眼睛。

企鵝爸爸默默地站着发怔。在他的眼前，浮現出小露露可憐的影子，他好象看到凶惡的海豹正在狼吞虎咽地吞食露露，或

者是露露被貪饞的大海鷗抓住了，正在可憐地哭泣着，他甚至看到了露露被捕鯨船里的‘人類’捉住了，被帶到可怕的地方去……這些可怕的念頭不斷地盤旋在企鵝爸爸的腦海中。但是他好象要丟開這些念頭，干脆搖了搖頭，向企鵝媽媽說：

“讓我自己去把露露找回來吧。也可以請大家幫一下忙。你不要離開凱凱，好好照顧照顧他。讓我先去！”

企鵝媽媽也要跟着一同出去找尋，企鵝爸爸硬叫她留在家裡，自己一個人出去了。

*

*

*

家裡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露露連做夢也想不到。他從冰窟裡的企鵝老婆婆家裡出來，在冰原上走着。

露露不時地抬頭向天空望望，生怕叫那可怕的大海鷗發現。

自己的家在哪个方向，露露記得很清楚。剛才溜着冰跑來的時候，寒冷的風是從露露右邊面頰吹過來的，那末，現在如果把左邊面頰迎着吹來的風走去，一定可以摸回家中去的吧。

“我要把遇到大海鷗的話講給凱凱听；還要把從前‘人類’的事情也講給凱凱听。”

露露一面想，一面神氣活現地走着。不，他自己就是想要神氣活現地走的。假使誰看到他現在走路的样子，一定會發笑吧。

其實，露露疲倦極了，他是在跌跌沖沖地走着，就象要倒下去似的，拖着沉重的腳步，竭力地支持着往前走。

一個不認識的“企鵝”，突然把露露抱了起來。

“怪可憐的企鵝小寶寶，你打算讓自己變成冰凍企鵝嗎？”

這個身材高大的“企鵝”，替露露摘掉掛在臉上的亮晶晶的冰簪。它們是在露露昏昏迷迷地走着路時呼出來的氣息凝結成的。

露露的喉嚨里，灌進了一種很熱的不知什麼東西。那個眼睛烏黑的“企鵝”，還拿雪給露露擦身體。

這樣，等到露露完全清醒時，他對這個不認識的“企鵝”，就感到非常親切了。

露露渾身嗦嗦地戰栗着。這倒不是因為他害怕，而是因為他太冷了。

“好吧，好吧，到這里面來吧。”

這個不認識的“企鵝”打開胸口上的衣袋，將露露放進衣袋里去了。衣袋里真溫暖，還散發出小紅蝦的香味。於是，露露就安心地在里面睡着了。

*

*

*

想來小朋友們已經猜着了。幫助露露的這個“企鵝”並不是普通的企鵝。對了，這個“企鵝”就是剛才企鵝老婆婆講給露露聽的，使他感到害怕的“人類”呢。

那個人將露露放進衣袋里以後，就愉快地在冰原上游玩起來了。他就是今天早晨駛到這個島旁邊來的捕鯨船上的魚炮手。

這個人很早以前，就想親腳踏到南極的土地上來探險一番。因為他是一位射擊鯨魚的能手，所以船長特地允許他一個人到